

自 作
述 家

我的轉變過程

M. Gold 作
方士人譯

一九一四年美國發生了失業大恐慌，而我就是彼它所犧牲的一個。我那時才十八歲，已有了五年工廠工人和運貨員的經驗，要獨力維持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失業對於我並不是什麼理論上的問題，而是最可怖，最切身的悲劇。

好，饑餓的工人在紐約騷動起來了。失業工人示威，遊行，襲擊大人先生們所匯集的五馬路教堂。那時候，無政府主義者，在美國還是一個很光榮的，大無畏

的，革命的集團，他們領導紐約的鬥爭。

我盲目地加入了街區聯合大會，有亞力山大·柏克曼，思瑪·果德曼，李奧那德·阿波特，及其他無政府主義者演說。警察，指摘無政府主義者彈劾資本主義，照常，到會場裏來彈壓，抓住在場的每個人，滿頭滿臉地痛毆。我看見一個婦人，被一個力大如牛的警察，用棍子打了倒下去了。她大聲喊救命，我本能地跑過街區去救她。我自己又被打了倒下去了，被皮鞋踢着，真是僥倖，好容易逃進醫院裏去了。

我常對那個警察，和他的警棍，表示感謝。真要謝謝他的好意，他將我介紹給文學和革命了。在五年之中，我連一本書都不會讀過；只看點報屁股上的遊藝欄。我只想到棒球，做工，吃飯，睡覺，科尼島上的星期日。我是一個有鬥拳狂的，專門愛胡鬧的鬥拳者。這時候，由於那個警察，我變成那樣刻苦，我繞路跑到無政府主義者民裴勒學校裏去，發見了許多書——我發見了歷史，詩歌，科學，還有，階

級鬥爭。

不會飽嘗過普羅列塔利亞的經驗的人，是決不能了解第二年我患熱病似的興奮的。每夜，工作一完畢，我自己就看書，差不多看得把眼睛都看瞎了。我的心像一座被鎮壓住的火山，突然覺醒起來了。我永遠不能清償革命運動給予我個人的恩惠——它已予我一顆心。

我想，我是能夠了解蘇維埃國家今日對愉快的俄羅斯工農大眾的意義的——它已給予了他們一顆心。

我當了好幾年的無政府主義者。詩歌，表現在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那強烈的熱情，和單純的奧羅基，引動了一個識字的青年。我找到了一個工作，在西大街四十二號亞丹捷運公司棧房當夜班挑夫。從晚上七點鐘到第二天早上七點鐘，我和大箱子，以及半噸重的麻布口袋拚死命。我挑得汗淋淋的，然而在我的心中，我生污於雪萊，布萊克，瓦特·惠特曼，克魯泡特金的觀念世界裏。我是一個革命

者，然而我從來不曾想到過做一些什麼革命的工作。真的，我不曾更進一步地追求過。

是一九一八年使我意識到普羅列塔利亞乃是革命的基礎。我離開了紐約，已有了一番跑碼頭的經驗，而且參加過好幾回烏柏萊的罷工。這個英雄的組織的歷史，還要被寫下去的。它現在雖然已經墮落了，然而，美國康敏主義最優秀最老練的領袖，却都是飽嘗過工潮經驗的——畢爾·嘿伍德，威廉·福斯忒，厄爾·布魯德，哈禮孫·喬治，及其他。（自然，沒有一個人要爲了這一點而感謝那些主張布爾喬市民自由的自由人，那些自由人，現在已經投降到可憐的老烏柏萊派裏回去了。）

大戰來了；俄羅斯大革命；我反對戰爭，我百分之百地和布爾塞維克同情。那時候，覺得非常奇怪，真非言語所能形容，就是現在想想，也還是覺得非常奇怪，工人的國家，已經從雪萊的夢的雲端裏落下，在這大地上自動地建立起來了。

我們在紐約組織了一個赤衛隊，約有一千青年，翼俄·勒特，和我，都加入了

到俄國去，爲主義而戰。我們的隊長到華盛頓去向國會請願，但是他們却對他說，如果我們要打仗，還是到法國去從軍來得好，這種鬼話，自然，不能使一羣少年亦衛隊滿意。

現在我要說一說，俄國大革命，使我不得不研究列甯，來束縛我的自傳。我讀他的小冊子——國家與革命，第一次，真正理解了那必要的歷史的進程，由這一進程，世界可以從一個污穢的資本家的屠場轉變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地上的樂園。

直到那個時候，革命在我的心中，已是一個奇妙的混合，現在很難描寫。我，一半曉得關於墮落的工頭，下賤的職業，每天早晨讀所需要讀的書的困苦，警察的棍子，種種普羅列塔利亞的實際。我，一半却又充滿了非常神祕的雜念，那是讀書的結果。現在讓我自白了吧——我十分認真接受了雪萊，布來克，瓦特惠特曼。他們是我革命行動的真正嚮導。而我們偉大的導師列甯，爲我分析一切。

康敏主義者的夢是美麗的，他彷彿用他那斧頭樣的言語說着，最偉大的人所會

構成的那美麗的夢。革命乃是人類最高階段的詩歌。但是，如果將革命看做神祕，那意思，就是承認革命只是一個夢，而決不能實現了。一個革命者，固然決不應該忽視這可驚的目的——（無政府主義，如列甯所述）——但是，如果他，即使有片刻，忘記了日常的階級鬥爭，革命連系中的環，他便是一個叛徒，一個騙子，危險的擾亂的一個根源。

有人真實地要求社會主義的世界麼？那麼，這個人，就必須將浪漫的胡鬧全部拋棄，他做起事來，就必須要變成和仇敵一樣腳踏實地，仇敵是決不浪漫的，仇敵却監禁而且鎗斃，浪人和清客。

是的，我從列甯主義學習，決不忽視終極的目的；也決不忽視達到終極目的的實際的手段。我不能說，這對於我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教訓；我只能說，它結果使我第一次研究經濟學。

今天我可以把我以態度概括起來分幾段說一說。康敏主義是決不能那樣概括

的：它是比哥倫布所發現的更廣大的一個新世界，許多詩人，經濟學家，文藝批評家，而尤其是，工人，正在替它明細劃策，正在創造着的歷史。

但這是一個討論集，空間是寶貴的，所以在這裏，我只能發表一些概括的意見：

1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資本主義實際上正在毀滅着人類；它已經日就危衰，它不能再給養大眾了；，它也是一個土匪，在它第二次大戰中謀殺第二批千百萬青年以前，必須先要將它處以死刑。

2 知識分子，教師，工程師，批評家，藝術照相者，歌舞大家，等等，沒有多數，沒有經濟權力，沒有作為社會主義世界的先鋒的意志，或『絕對的必要』。只有勞動階級才能滿足這些要求。要解放自己，是『不得不』傾向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中有一個人所寵愛的奴隸的地位；而他們主要的目的，還要做法西斯主義者呢。像趨炎附勢的忠僕樣，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還要恬惡不悛地做『忠臣

「呢。他們要拚命補救主人破產的命運；他們要捏造『計劃』方略，或者選舉諾曼多馬做大總統，以延緩革命（社會主義的革命）；他們要成羣擁着一個伍德羅·威爾遜，一個佛蘭克林·羅斯福，現在又成羣擁着一個墨索里尼；是的，他們要替資本主義獵取救世主；我們也認得這些自由人，在美國是自由的，現在却發現於歐洲和東方的法西斯主義的隊伍裏面了。也許，他們當中有百分之十的真實地需要社會主義，而且要參加勞動階級的隊伍，予以極大的助力。然而，這只是知識分子當中的精華呵。

3 只有勞動階級能夠實現社會主義。所以，我們現代唯一的政治問題，便是，勞動階級怎麼樣才能夠被組織起來，而走向國家政權的奪取，走向社會主義。沒有其他的問題。

4 許多黨團已經為奪取這領導權而鬥爭了。現在，歷史已經給他們大家一個掌握政權的機會，而且可以很正確地敘述，每個黨團將怎麼樣去實現社會主義。

5 無政府黨，是一個渺小而瀕死的派別，可以丟開不講。他們今日行動的主要方式並不是反資本主義的，却是反俄國大革命的。L. K. A. 和工團主義者的運動可以用這同樣的話來敘述。社會民主黨和康敏主義者的黨乃是爭取勞動階級領導權的主要的國際的勁敵。兩者都已經支配着很大的國家。

6 社會民主黨，最好，是根據他們在德國的行動來分析，他們在德國革過一次命。在那裏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已經迴轉到反動的隊伍裏面去了。他們在他們的統治開始，就先殺害了李卜克奈西和盧森堡，最後，他們就勸勞動階級選舉奧登堡。他們不是建設什麼社會主義。他們容許法西斯主義，而至於和它訂條約，直到它的勢力發展得很強大，足以消滅他們。他們政治上的策略，並不在於工人政權的保障和社會主義的建設，却在於資本主義的彌補。這同樣的故事，可以說到麥克唐的英國，或×××的中國，或已有三分之二的社會民主黨員轉變到一個新的法西斯黨裏去做他們土著的帝國主義者掠奪滿洲的後盾的日本。這一切是真的，不是怎麼

能夠替這麼一種政黨辯護呢？怎麼還能說這個國際的社會民主黨能夠被信任來實現社會主義呢？就是在美國，他們也只是流於形式，比方說，他們的領袖莫里斯喜爾奎特。他替那些拚命想霸佔蘇維埃基金的某某等沙皇專制主義者百萬富翁們作辯護士，他辯護的理由，是說他們的石油井已經歸國有了，（社會主義）。是的，喜爾奎特，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在一篇很長的節略中狡辯說社會主義是不合法的而諾曼·多馬，社會民主黨總裁，在一篇很長的演說中，說社會主義即充公，而他是最反對充公的。在密爾窩基，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市長，每星期給每個饑餓着的失業工人的家庭一元三角一分的伙食費，他們要求再多給一點，他就鞭打他們。這是事實，不是呢？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麼？

7 社會民主黨是摩登世界中最大的買空賣空的商人。他們握得政權時，不變的口實，總是說社會主義時機尚未成熟。然而，在俄國，康敏主義者奪取政權時時機也並未成熟呀。困難是一羣領袖們所從來不會遇到過的，最巨大的，令人斷腸的

困難。然而在戰爭，革命，饑饉之中，被十七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武裝干涉着，康敏主義者起來爲社會主義而戰。他們已經走上前去了；不再有人會放屁說俄國迴轉向資本主義了。當資本主義在其內在矛盾的生死網中被絞殺的時候，蘇維埃國家生長得更強有力，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新的勝利。五年計劃轟轟烈烈的大雷，已經震動了全世界。所以，我們確信這個政黨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它已經開始了歷史的工作。

8 它是一個國際的政黨，在每個國度裏有一個支部。它已經展開一種戰術，一種紀律，一種文學；而且日常在吸引勞動階級中最英勇，最優秀的分子到黨裏面去。它形成過錯誤。它忍受着失敗。然而過它前進軍。它的紀律，有時看起來似乎太嚴厲了，然而當世界大戰來臨時，康敏主義者的國際，是決不會，像社會民主黨的國際那樣，在資本家的旗幟之下，各國支部分離起來，互相戰爭的。它不會出賣我們的；因爲它自己不斷地在掃除着資本家影響之下的一切污點。我們能夠信任這

個政黨；然而我們却不能夠信任社會民主黨運動中的喜爾奎特，拉姆則·麥克唐，和斯恰狄曼斯。

9 在今日的世界中有其他的機構，有其他的政黨像康敏主義者的黨那樣的完整，那樣的英勇，那樣的專一，而富有適應性，最非常堅決地分婉着社會主義的麼？如果沒有，那麼，誰毀壞或非難這個政黨，而不去幫助它，誰形成了敵對的黨或派，那就必然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叛徒。

10 我要求一個至上的東西，已經要求了十五年了。我需要它，更甚於需要愛情，健康，名譽，或保障。我所需要的，乃是全世界社會主義——因為我曉得只有這個才能夠消除我現在生活着的世界的厄運。它將要辭放工廠奴隸，農村苦力，它將要解放婦女，而且要恢復黑種人的權利。我曉得全世界在普羅列塔利亞兄弟愛的日光中即刻就要美觀起來；此時，是鬥爭。我很需要社會主義，所以我趁活着的時候就接受了這兇猛的，粗暴的鬥爭；我接受了它的紀律和必要的行動；我盡我可能

地參加實際的鬥爭，變為寫實的作家；我需要勝利呵。

誰真的要求社會主義的勝利，在今日只有加入唯一的政黨康敏主義者的黨。凡加入康敏久主義者的黨的，便都更接近於社會主義。自由人的路，和機會主義者的路，似乎是比較平坦，比較正大，然而他們是沒有出路的呵。康敏主義者路的是凹凸不平的，危險的，而且是常常混亂的，然而這是引入到新世界裏面去的唯一的出路。